

阎永秋

铁城传奇

鐵城傳奇



目 录

- 第一回 梅妹子傲雪斗严霜 (1)
 卢小通多情丧天良
- 第二回 救他人他人暗相助 (26)
 临分别初次会知心
- 第三回 怒未消旧仇添新恨 (50)
 死回生有情结良缘
- 第四回 紧追踪一勇伤二命 (77)
 探卢府男盗女行娼
- 第五回 闹上杭初遇丁会长 (100)
 翁婿会荷包传佳音
- 第六回 受重托卢府买娇妻 (127)
 错怪人出走寻短见
- 第七回 取上杭巧布天罗网 (155)
 伏内应火把烧蜂房
- 第八回 救难女悄悄传佳话 (179)
 夫妻会苦苦惊碎心
- 第九回 搜药店三戏冤家女 (204)
 接任务刀逼卢小通

第十回 慧敏军奋勇冲北门.....(230)
破铁城神枪救雪梅

第一回 梅妹子傲雪斗严霜 卢小通多情丧天良

严冬，漫天飞雪，千里冰霜，万花纷谢，草木凋零，唯有那梅花，却挺立着傲干奇枝，喷红吐翠，热烈绽放，透出阵阵清香。它仿佛在告诉人们：严冬即逝，新春将临！

今天，这部书的女主人公，就叫梅妹子。梅妹子，这年十九岁，她生得端庄而秀丽，两个可爱的酒窝在脸上时隐时现，一对明亮智慧的大眼睛，时时显示着高傲和魅力。她那微翘的嘴唇，洁白的牙齿，不论讲话还是微笑，都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虽说衣着破旧，倒也匀称可体。因为她“貌美绝伦”，不少人叫她“美妹子”。

这天，不知她犯了什么法被五花大绑捆起来，吊在梁上。四个匪兵光着膀子，扬着皮鞭，正向梅妹子抽个不停。

顿时，梅妹子的衣服被抽烂，鲜血淋漓。说也奇怪，却听不到梅妹子的哭声，也不闻她的叫声，更没有屈服求饶的表示。她倔强地紧闭双目，雪白的牙齿，咬破嘴唇，血一滴一滴往下淌。别人一眼就能看出，她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和无比的

愤恨在等待着死神的降临。

这究竟为什么？诸位莫急，该书还要从头说起。这位梅妹子原是上杭县国民党军阀卢新铭二姨太太房中的丫头。她虽是丫头，却聪明伶俐。她不但会描龙绣凤，而且闲暇时，摸书弄笔，看来还初通文墨呢。只因脾气倔强，常受太太的打骂。

二姨太太白玉雪，发现她不是一般农家的女孩，便派出人去调查梅妹子的身世。去调查的人回来说：“她是永定县人，受父母的牵连，曾蹲过监，坐过牢。后来父母都死了，她重病监牢，被监狱长所卖，经人贩子转手才来到卢府的。”

二姨太太听了，嘴里虽不说什么，心里却暗暗地寻思：“如今战事频起，共匪猖獗。她为什么跟父母蹲监坐牢呢？”为了弄个水落石出，她对梅妹子追问再三。说也奇怪，每次追问，都象戳到梅妹子的痛处。她立刻脸色大变，两眼痴呆呆地流泪。有时，呜呜咽咽地痛哭，一哭就是半天。几次都是这样，弄得白玉雪很倒胃口，一怒之下，也就不问了。

梅妹年轻貌美，公馆里的恶少，都打她的主意，卢新铭就是一个。白玉雪听说此事，简直摔破了醋坛子，闹得翻天覆地，吓得卢新铭象乌龟一样，把脑袋缩了回去。谁知一波未落，又起一波，白玉雪悄悄追求的“小白脸儿”，却偏偏背道而驰。他不上白玉雪的钩，白玉雪倒也不急，谁知这“小白脸儿”却低三下四地追求梅妹子。这一来，二姨太太气很难忍了。她把梅妹子视为情敌，要除掉这个眼中钉，但一时又找不到借口；说她是共产党的后人，用这个罪名将她

杀掉，又觉得不妥。因为当时国、共两党时合时分。再说，又无真凭实据，不好随便杀人。从此，白玉雪变得性情暴躁，对梅妹子抬手就打，张口就骂，没茬找茬，百般折磨。

这一天，白玉雪突然闹起肚子。这本来是生活小事，算不得什么。而白玉雪却指着梅妹的鼻子吼叫不休：“哎哟！你这贱货！有意害我，用没开的水泡茶给我喝，害得我大拉大泻。气死人了！去！把我拉的粪便端起来！”

梅妹子忍气吞声，她用力咽了口吐沫，两眼含着泪水，端起粪便，欲要出房。白玉雪怪叫一声：“回来！”

“太太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贱货，你到哪去？”

“回太太，我去厕所，把它倒掉。”

“混账！谁让你去倒？我让你端起来吃了！”

众丫头一听，无不大吃一惊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暗说道：“老天爷，这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么？”

梅妹听罢，只觉浑身发抖，五内俱裂，她强忍怒气说：“太太，您怎么了，这样讲话，您不怕……”

“怎么？你嫌我讲得难听？那好！你过来，我请你尝尝这个。”说着，伸手揪住梅妹的长发，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

梅妹子的心都要气炸了，她又愤填膺，双手用力，把白玉雪推倒在地。嚯！“这还了得呀！”公然反抗了主人，冒犯了太太的尊严，不该千死，也该万剐。白玉雪火燎七窍，大喊大叫：“哎哟！打死人了！快来救命啊！”

这真是贼喊捉贼。四个匪兵，马上闯进房来，不容分

说，抓住梅妹，便是绳捆索绑。然后悬吊在梁上，一阵乱鞭痛打。

白玉雪好似泼妇骂街，一手叉腰，一手舞拳说：“打！狠狠打，打死这个贱货！”

梅妹子被打得死去活来，眼看就要丧生。这可急坏了房外的三姐妹：二十二岁的李春兰、二十岁的吴夏莲、十六岁的金秋菊，她们同梅妹子情同同胞姐妹。这些个妹子，都是穷人家的女儿。有的是抢来的，有的是买来的。不论是抢来的，还是买来的，反正命运都一样，过着鞭抽棍打，含冤饮恨的生活。今天，她们看着梅妹挨打，心里就象刀割箭穿一样。她们知道，向白玉雪求情，只是枉费口舌。怎么办呢？三个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最后，春兰和夏莲商量，把厨房的刘老伯请来了。

这位刘老伯，已经五十多岁。他身子微微发胖，生就一张黝黑黝黑的脸，光溜溜的头顶，映衬着嘴巴上两撇黑八字胡，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。他没儿没女，老伴又住在乡下。把梅妹子看作自己的亲闺女一样。据说，他去过上海，到过南昌，还在广州大茶馆做过厨师，是个见过世面的老人。他常常用自身的经历，劝慰和开导梅妹子她们。他听说梅妹就要被打死了，顿时慌了手脚，一颗心突突突，都快跳出来了。三步并作两步，一口气跑到二嫂太太面前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太……太，……太太，我……我求求您了。高抬高抬贵手，您饶了梅妹吧！”

白玉雪翻眼儿一看，是做饭的刘老头子，便阴阳怪气地

说：“哎哟！表姨夫啊，您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太太，我来替梅妹子求饶啊。您行行好，宽恕了她吧。”

“表姨夫，莫非您和她有亲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“哪，您和她有故？”

“也没有？”

“奇怪！既无亲、又无故，你为她求得什么情？真是六个指头搔痒痒——多管一道！”

“太太，话，不能这样说。常言道：‘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并非铁打的。梅妹是个好妹子，她为咱们厨房挑水，劈柴，烧水，做饭，一个人要干十几个人的活计。这公馆里，上上下下，常有几十个人吃饭，没有梅妹帮忙，您说我一个人行吗？有道是：‘人心换人心，八两对半斤’。今天，妹子挨打，我心里能好受吗？你们读书人常说：‘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’，太太，难道您就没有？”

白玉雪听罢，忽然格格格地笑了起来，然后，以嘲讽的口气说：“哎哟！我的老天爷，原来我表姨夫动了恻隐之心了，难得啊！真难得。那好吧！咱们是亲戚。我看在您老的面上，就饶恕这个贱货一次。以后，她胆敢再造反，我非处死她不可！”

刘老伯连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“什么，您说我不敢？哼！您瞧我敢不敢！”

“喂！您弄错了，我说梅妹不敢，我会劝她好好听话，

不再惹您生气就是了。”

“嗯！这还象话，那好吧！你去把那个贱货放了吧。”

“是！多谢太太。”刘老伯谢过白玉雪，便来到梁下，轻轻地把梅妹卸下。跟在他身后的春兰和夏莲连忙把梅妹扶到房外。刘老伯看看梅妹那痛不欲生的模样，心疼得老泪纵横。他一面用衣袖替梅妹擦去脸上的血迹，一面用他嘶哑的声音说：“妹子，你要想开些。我知道，不是你不好，是这个世道太坏了！”

春兰她们见刘老伯伤心，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

接着，他压低声音说：“妹子们，别哭，别哭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天就要亮了，这些黑心烂肺的家伙，猖狂不久了。”

众姐妹一听，都惊喜地点头说：“大伯，谢谢您了。”

“喂，什么话？太见外了！”刘老伯说着，慈祥的脸上显出不快之意。他看了看梅妹说：“好了，别难过了。快回房歇去吧。”

梅妹没吱声，猛地往地上一跪。刘老伯吃了一惊，急忙把梅妹扶起。梅妹跑回自己的住房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关好了房门，扑在床上，禁不住放声痛哭。

她越哭越伤心，越哭越气愤。她诅咒世界黑暗，默默地说：“梅妹啊！梅妹，你难道甘愿这样逆来顺受？这罪，要受到何年何月？”她思来想去，忽地坐了起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！有办法了。白玉雪呀，白玉雪，你既然怕拉肚子，我却非要让你拉得提不上裤子不可！”

这一天，梅妹子瞅个空偷偷跑到药店里买了中药巴豆，然后悄悄将巴豆弄碎，和茶叶放在一起。

白玉雪茶瘾不小，每天都要喝浓茶。这一天，她刚喝下梅妹泡的巴豆茶，就觉得不是滋味，于是立刻又骂开了：

“哎哟！你们这些贱货，茶叶放这么多，把茶水弄得又涩又苦，让人怎么喝？这是谁干的？！”

她虽然这样叫骂，还是依依不舍地喝。茶后不大功夫，糟了！她顿感肚痛难忍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就连泻五次。煞时间，浑身酸软，四肢无力，她又骂又吼，叫苦连天。

勤务兵小马慌了手脚，急急忙忙跑到药店里，为二姨太太请来了中医先生。

这个中医先生，可不是个一般人物。他的年纪虽只三十多岁，却是本县红十字会的会长，卢府的常客。他常说：

“我和司令是良朋益友，有着莫逆之交。”他姓丁，号是一名，人们都叫他丁会长。因为他常来给白玉雪看病，所以对公馆里的规矩，并不陌生。

这天，白玉雪病得严重，见了面也就顾不上客气了，立刻给白玉雪切脉。“奇怪！从脉气上看，不象有多大毛病，可是，她为啥泻个不止呢？”突然，丁一名想起昨天傍晚的一件蹊跷事。当时药店中来了个小当兵的，他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买巴豆”。伙计们问他，买巴豆干什么用，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配药用。”伙计们将药包递给他，那小当兵立刻低头转身往外走，好象生怕别人发现了他的模样似的，看他的背影和姿势，很象梅妹子。丁一名刚要动问，那小当兵的已经

走远了。此事，就这样留在丁一名的心里，成了一个谜。

丁一名想到这里，心里暗暗思忖：“二姨太太拉肚子，难道与梅妹子买巴豆有关系？”

正在这时，梅妹子由他面前经过。二人四目相视，梅妹子打个寒战，面色惊惶，低下头急忙离去。

丁一名看罢，心里全明白了，暗说：“傻妹子，怎么好开这样的玩笑呢？此事若被揭穿，只怕你凶多吉少啊！事情棘手，看来只能由我为你保守秘密了。”

丁一名想到这里说：“没什么大病，服两剂药，就会好的。”

梅妹子隐隐约约听到丁一名的话，心想：“就会好的，哼！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吧！”

一个小时后，止泻的药物煎好了。梅妹看看身旁无人，又把剩下的半包巴豆粉倒进了药锅。这下真好似火上浇油，油锅里撒盐，白玉雪服进药去，病不但没除反而更重了。真是三分钟一次，两分钟一回，拉得更勤了。

白玉雪双手捂腹，只痛得哎呀，哎呀地怪叫。春兰、夏莲和秋菊看看白玉雪这副熊样，都高兴得心花怒放，暗说：

“活该！这叫恶有恶报。老天爷可睁开眼了，报应得好，对恶人就要惩罚惩罚。”

最高兴，最开心的要数夏莲了。她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感到这样解恨，她欢喜得恨不能跳起来唱一通穷人的山歌，可是她没敢这样做。不过，心里的高兴劲儿毕竟抑制不住，她看着梅妹子，老是挤眉弄眼作鬼脸。

梅妹子聪明，虽然是自己干的，但她不动声色，暗说：

“瞧着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！”

白玉雪有些支持不住了，她鬼哭狼嚎地骂道：“夏莲啊！你敢对我幸灾乐祸，那好吧，你等着。哎哟！哎哟！不好！快！快拿马桶来！”

夏莲扭脸，手捂鼻子，扑哧一笑，暗说：“你让我快快快，我偏来个慢慢慢。等着就等着，看你把我怎么样？”夏莲想着，慢吞吞地把马桶提到屋里。

白玉雪又急又气，她迫不急待地打开马桶盖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由马桶里窜出一条二尺多长的黑花老蛇来，还活蹦乱跳，直吐舌头呢。

这白玉雪，虽说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可是却怕老蛇。只听她一声惨叫：“我的妈！”顿时，昏倒在地。

春兰和秋菊，虽然觉得很解恨，但不免慌了手脚，急急忙忙跑上来，从地上把白玉雪扶起来，又喊又叫：“太太，您怎么了？太太醒醒！”

梅妹子在旁狠狠地瞪了白玉雪一眼，暗骂：“贼老婆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穷家妹子，也不是好惹的！”

夏莲高兴得眉飞色舞，两个嘴角往上翘着，不住地发出嘻嘻嘻的笑声。

梅妹子看到她这个样子，心中暗暗吃惊，轻声说：“夏莲姐呀！你真是傻妹子，二十多岁的人了，怎么心里藏不下事情？你这样，会招来大祸的！”

不出梅妹子所料，二姨太太这时刚好醒过来，见夏莲眉开眼笑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凶狠的目光，好象两道利剑，恶狠

狠地射向夏莲。

梅妹子在旁看得清楚。为了让夏莲姐避开白玉雪，便在夏莲的耳旁嘀咕了几句，然后两人便悄悄地把老蛇拿出房去，隔墙扔到外面去了。

好不容易熬到晚上，白玉雪总算止住了拉。她躺在沙发上，一动也不动。嘴里呻吟，心里思索：“奇怪！马桶里怎么会拱进老蛇呢？这是什么人搞的鬼？哼！还能有谁啊？看夏莲高兴得不亦乐乎，肯定就是这个贱货！梅妹有没有参加？是不是二人合伙干的？嗨！管她呢！我难受，也叫她们好受不得！反正与她们不能善罢干休。”想到这，白玉雪吩咐春兰：“快去三姨太太公馆，把卢小通叫回来！”

春兰点了点头，出房去了，不多时，便叫来一个年轻的军官。

这军官二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长瘦脸膛，上宽下窄，细眉毛下的小眼睛，骨碌碌转个不停。他的脸上总带着微笑，显得很和气。他是卢新铭的远房侄儿，名叫卢小通。他家挺富有，算个小小的财主。他父亲虽是个守财奴，但还是不惜钱财供儿子读书，指望儿子得上一官半职。然而，军阀混战，读书好象没有多大用场。他便让儿子弃文习武，投在卢新铭的麾下。卢新铭看在祖宗的份上，封给卢小通一个副官职务，专门负责写写画画。谁知，二姨太太和他一见钟情。为了朝夕相伴，她便对卢新铭说：“哎哟！我的司令啊！我公馆里没有主事的军官不行，能不能把卢副官留在我这里听用啊？”

因卢新铭另有新欢，对白玉雪有些内疚，只好满口答应。从此，卢小通成了“三宫六院”的总管。这些天，他被派到三姨太太那里负责修房屋。此刻，春兰把他请了回来。

二人一边往回走，一边聊着公馆里发生的事情。卢小通对马桶里窜老蛇，先是觉着好笑，后来听说太太被吓昏了，又觉着愤恨。

卢小通走进公馆，见白玉雪半死不活地躺在沙发上，心里不由一怔。但公馆的礼节疏忽不得，他还是照旧向太太请安。

白玉雪少气无力地挥了挥手说：“算了！我安宁不了啦，让这些贱货把我害苦了。你快去叫几个兄弟来。把梅妹和夏莲统统捆上！”

卢小通不敢多问，答应一声，出房去了。

夏莲正高兴得欣喜若狂呢，一听白玉雪要捆起她来，顿觉魂不附体。好一会儿，她定下神来，问道：“太太，你拉这么多，火气还没泻完？你大概拉糊涂了吧？你说，我有什么错，为什么捆我！”

这时，卢小通带领六名匪兵冲进房来，好似鹰拿燕雀，把梅妹和夏莲捆绑起来。

白玉雪强打精神站了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到夏莲的面前，抬手照夏莲的脸上，啪啪就是两记耳光。

梅妹勃然大怒，猛地把大辫子往身后一甩，咬牙切齿地问道：“为什么打人，她有什么过错？”

白玉雪并不答话，她怒目而视瞪着梅妹子，伸手拿起靠

在墙壁上的木棍，劈头盖脸就打。

突然，勤务兵小马跑进来说：“太太，你停停，外面有人找。”

白玉雪怒气冲天地说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回太太，”他说：“他是本城棺材铺的陈老板。听说咱们府上有丧事，要买棺材，所以，他给咱送来了。”

白玉雪听罢，愣怔怔地想不通：“真奇怪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卢小通也迷惑不解，暗说：“乱套了。”他抬头看看白玉雪说：“太太，这两天公馆里，奇事，怪事接连发生。这里边一定有蹊跷。索性把那个陈老板叫进来好好地盘问盘问，也就真象大白了。”

“那好罢！小马，你出去，叫陈老板进来。”

“是！”小马跑出房去。不大一会儿，勤务兵带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商人进来了。这商人，瘦高瘦高的，他就是陈老板。陈老板是个狡猾的奸商，一贯弄虚作假，大发横财。可是那些地痞匪兵并不放过他，对他老是敲诈勒索。他不愿忍气吞声，总想找个后台老板给自己撑撑腰。巧极了，这天，卢府死了人，需要棺材，这的确是巴结司令的好机会，他当然不会放过。为了接近本城的司令，于是破例，他自己送货上门来了。

陈老板用手提着大褂衣角，蹑着小碎步刚走进白玉雪的住房，就有一股异样的感觉。他抬头一看，嚯！这公馆虽不是皇宫凤阁，倒也富丽堂皇。房中的陈设豪华别致，并有一阵

一阵的扑鼻奇香。双人沙发上半躺着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妇。陈老板虽然不敢正面观视，也难免偷偷看上一眼。哈哈！这太太的模样，长得不坏呀，年约二十多岁，不高不低的身材，不胖不瘦的脸蛋，不黑不黄的皮肤，细细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翘翘的嘴唇，挺挺的胸脯，细细的柳腰，大大的臀部……她佩金带玉，打扮风流，煞是可爱。遗憾的是无精打采，躺在沙发上，显得懒洋洋。

陈老板摘掉帽子，向白玉雪鞠了个九十五度的躬腰礼，

“太太，您好啊！”

白玉雪没作声。翻眼皮儿看了看陈老板，恰巧，正看到陈老板的光秃秃的亮头顶，禁不住一阵恶心。她扭过脸去说：“免了，免了！”

“太太，您要买的棺材，小人和伙计们给您送来了。”

白玉雪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是吗？东西在哪里？”

“回太太，在前边院里。”

“那好吧，抬进来，让我瞧瞧。”

陈老板唯唯诺诺地说：“好的，好的。”他点头哈腰地退出房去，向前边院中摆了摆手，几个伙计立刻抬着一口楠木棺材，走了进来；走到房门外，便轻轻地放在地上。

白玉雪向房外膘了几眼说：“嗯！不错，好棺材！”

陈老板听太太夸他的棺材好，马上哈腰作揖，受宠若惊地说：“太太，您放心，凡是你们用棺材，什么时间都是好的。嘿嘿！”

白玉雪勃然大怒，用手一指说：“放屁！”

“这！嘿嘿！太太，您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你就是陈老板吗？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，小人姓陈。”

“我问你，谁让你送这棺材？你送这玩艺，是装什么人的？说！”

陈老板瞪大了眼睛，怔住了，暗说：“糟糕，这太太火气不小，脸色都青了，莫非这里没死人？”

陈老板心中一急，头上豆大的汗珠一粒一粒往下滚。他定了定神，擦了擦额上的汗水，然后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太太息怒，事情会不会误会呢？”

“不管误会不误会，你给我从实说来！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！事情是这样：昨天傍晚，我在店里正忙，突然来了个老总，年龄不大，长得很秀气，他说是司令部的，又说司令的二姨太太死掉了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白玉雪受不住了，气得暴跳如雷。

陈老板低声下气地说：“是是，太太。”

“好！再说下去！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！那个小当兵的，说，贵府需要棺材一口，让我们今天送来。说送来以后呢，马上付款，如果怠慢一步，就将小人的店铺关闭！太太您想，我们做买卖的人，都胆小怕事怎敢拖延？所以按照吩咐。便急急忙忙地将棺材送来了。不知贵府哪位是二姨太太？”

白玉雪火冒三丈，她忽地站起来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妈的！这是谁干的？气死人了！”